

# 颂秋菊

☆张振营

当凉爽的秋风将天空吹得更蓝更高远时,当枝上的绿叶开始在秋风中凋零时,当大雁开始南归时,菊花飘香的季节就到了。菊花的绚丽可以持续到雪花飘落时。

当我在菊园漫步,清香漫拂,一朵朵、一片片娇艳欲滴的菊花正热烈地绽放。金色阳光镀云霓,雅致婉约拥静好,婀娜多姿婷婷漫,芬芳溢溢凝芳华。静静的,丝丝舞霞晖,层层含秋色,丝丝相扣,将芳芳心事融入那幽香的脉脉花蕊,凝思垂首,散发着隐隐的清香。

菊花花姿婉约,色彩喜人。白的高雅,黄的清丽,红的浓重,紫的含蓄,绿的素净,无论在朝阳或落晖中都开得云蒸霞蔚,楚楚动人。它们有的冷艳圣洁,有的雍容华贵,有的精美绝伦,有的如梦如幻。这些菊花因为美丽,从古至今不知迷醉过多少王公贵族,粉黛佳丽,文人墨客。历代文人墨客咏菊抒怀的名篇佳作连篇累牍。如陶渊明的“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”;王勃的“九月重阳节,开门见菊花”;孟浩然的“待到重阳日,还来就菊花”;白居易的“满园花菊郁金黄,中有孤丛色似霜。”还有黄巢的“待到秋来九月八,我花开后百花杀。冲天香阵透长安,满城尽带黄金甲”。

但是,这些名贵的菊花毕竟是花中贵族,大家闺秀,多数养在“深闺”,与老百姓见面的机会并不多,倒是那些野生的山菊花,在经意与不经意的时候会撩拨我们的眸子,摇荡我们的心旌。

暮秋时节,到山中采风,被漫山遍野的野菊花所倾倒。到一个叫红石崖的村里去,出县城走的一直是山路,车窗外不时有一片片、一簇簇的野菊花匆匆闪过,让人心动不已。野菊花是山里开得最多的花,也是开得最长久的

花,它们在萧瑟的秋风中毫不胆怯,热烈、亲切,纷扬着朴实盎然的情绪,传达出率真的执着。

到了红石崖村,菊花之盛,漫川遍野。山坡是花,崖壁是花,地头是花,石缝是花,路边是花,溪畔是花,树下是花,这些花泛黄如熊熊烈火之势,金灿灿如浩浩荡荡之雄。骄阳反色,徐风作美,野菊花与秋色共雅,同朝霞齐色。

信步村外,山里十月已经很有一些凉了,秋风习习,阳光灿烂,一簇簇、一丛丛的野菊花在阳光下迎风而舞。漫步花丛,心情不由得诗意起来,优雅而散淡,古人的诗句从天边飘来:“马穿山径菊初黄,信马悠悠野兴长。万壑有声含晚籁,数峰无语立斜阳。”除了没有马,小路、菊花、流水、山峰、斜阳和我们构成了一幅画。置身于山菊丛中,我觉得眼前的花似一行行流动的五线谱,我们宛如五线谱上跳荡的音符,每一次举手投足都能听到优美的音乐。用手轻轻抚摸菊花,顿时感受到了自然的眷顾和色彩的慰藉。再看周围的朋友,每个人都恬静如花,恍惚骨子里都沉淀了花的影子、花的风韵。

山菊花不同于开在春天的花,春天的花骨子里透出的是柔情和妩媚,秋天的花骨子里透出的是凛然和沉毅。春夏时节,菊总是悄然地吸取营养,储存能量,静静等待,等待那天高地广,生命繁华必有时的佳期。所以,它不急不躁,等也默默,开也默默。它不与百花争艳,不与绿草争荣,而是在浓荫落尽时,独享秋光。明丽和高贵中,菊就是秋的骄傲了。

山菊花,携秋风入眠,芳华轻度,婉转凝芳。我们何不学一学山菊花,那么人生的诗篇,就会淡定如菊,淡在名利之外,静守岁月,淡观花开。在执着和坚守中,满怀希望,享受人生的美好。



# 尧山看雾

☆郭旭峰

尧山。问起尧山啥最美,老王开口说雾。理由很简单,下雪路滑,下雨淋得人没劲儿,雾里虽说啥也看不见,但走近了猛然看清楚一个人,那才真叫高兴。仔细想想,老王的话极具哲理。

下了缆车,到玉皇极顶还有崎岖山路要走,悬崖低栏,石拦树挡,一路上心悸胆寒。越向上走雾越大,仿佛世界只剩下自己,无尘无欲。雾是尧山的轻纱薄衫,无数精灵隐逸其间,在另一个隐秘的世界细致入微地生活,年年岁岁,贴近本真,进行各自的命运长征。

“石人你在哪儿?”我在玉皇极顶长长地喊,远处隐隐约约许多声音在回应——“我在这儿——”万马奔腾,一波接着一波,回荡在天际,绵绵不绝。他已等我千载万年。

云雾里,石人朝我走来,我已触到他胸怀里蓄存久远的炽热,汹涌澎湃,颠覆丑恶和荒凉,化作吟哦。

# “寒酸”的龚古尔文学奖

谈言亭

☆陈鲁民

2014年11月5日,法国66岁女作家莉迪·萨尔维尔凭借作品《不哭》被授予本年度龚古尔文学奖。奖金说出来可能会叫人齿冷,只有区区10欧元,实在是“寒酸”。

可以客气地说,我们国内任何一级文学奖都比它高得多,几十万元的奖金已被人视为“鸡肋”,没有万元以上就拿不出手。中国文学界的四项大奖茅盾文学奖、鲁迅文学奖、老舍文学奖、庄重文文学奖奖金都是数万元,而且,得奖奖主所在省市还会层层再奖,往往是数倍于文学奖,一个获奖者最后拿上几十万元都不算稀罕。

文坛重赏,文人有幸,搞不好哪一次撞上大奖,骤然暴富,一辈子就吃喝不愁了。文坛重赏,又是文人之大不幸。文人性“贱”,太穷了没法写东西,太富了也就不大会写好东西了。如今这阵势,左一个大奖,右一个大奖,钱迷心乱,引诱得文人坐卧不安,哪还有心思去“披阅十载,增删五次”,去推敲苦吟,在这种氛围下,是注定难出大作家的。

而且,从历史上来看,传世名著没有一部是重赏刺激出来的。马克思的《资

本论》,出版后的稿费还不及他写作时抽掉的雪茄钱;曹雪芹的《红楼梦》,则连一分钱收入也没有,有的只是“举家食粥酒常赊”;王勃的千古名篇《滕王阁序》,仅换来几杯薄酒;左思的《三都赋》,十年辛苦,虽有“洛阳纸贵”之誉,也不过是让造纸商发了大财。而一些重赏换来的作品,即使出于名家之手,也多是铜臭气无笔墨香,像韩昌黎黎国重金给人家写的那些墓志铭,像司马相如为千金重赏而给陈皇后写的《长门赋》,向为文人骚客所瞧不起,被认为是“浣世媚时”之作。

当然,文坛设重赏,对于提高文学地位,提高文人创作积极性,可能多少会有所帮助,但也绝不可看得太重,指望通过巨额奖金来为传世之作“催生”,恐怕是

不大现实的。毕竟,文学大奖悬赏,总不会像重赏征集杀手那样简单便当,只凭脑子一热,一股蛮力就能马到成功。也不会像明星征婚那样热闹,一呼百应。文学创作,只有发扬“板凳要坐十年冷”的刻苦精神,不受金钱诱惑,安心书房,清心寡欲,舍得花心血花时间,苦干上十年二十年,甚至更长时间,才有可能拿出传世佳作。

“鸟翼绑上黄金,它还能飞远吗?”泰戈尔这话的确不时髦了,但这个道理却不会过时,尤其是在文坛浮躁气氛日渐浓郁的今天。想想看,在一个正在写作的作家面前放上一堆闪闪发光的银子,他就能写出闪闪发光的精品吗?龚古尔文学奖的组织者想来是坚信这一道理

的,他们虽然只有象征性的10欧元奖金,可是其影响一点也不比诺贝尔文学奖逊色,而且还更专业一些,许多著名作家都以获龚古尔文学奖为荣,而并不计较这微乎其微的奖金数目,因为这是文学界崇高的荣誉,也是业界对作家的权威肯定。

还是迅翁说得好:“穷极,文是不能工的,可是金银又并非文章的根苗。然而富家儿总不免常常误解,以为钱可使鬼,鬼也可以通文。使鬼,大概是确的,也许还可以通神,但通文却不成。”



# 冷后浑

☆路勇

朋友开了一家茶楼。朋友说,他很喜欢待在茶楼里,闻着茶香,迎着茶客,说着茶事,人生纵有再多烦恼此刻都圆满了。他说得一点也不假,品茶的他是那么幸福,像万水千山走遍后的淡然,又像是成功在握后的欣然。

一日,我去朋友的茶楼转转。朋友为我准备了冷后浑。据介绍这是上等的好茶,非贵客来绝对不会拿出来。冷后浑的特征是,茶汤冷却后,会出现浅褐色或橙色乳状的混浊现象,但是当茶再次被加热后又变得清澈。

当我端起那杯清香的冷后浑时,仿佛感受到莫名的美好。然而,当我轻轻品尝一口时,茶香中透着的苦涩,我不由得皱起了眉头。朋友满怀期待地看着我,我却吐吐舌头说,“苦”。朋友笑着说,“第一口茶苦是正常的,你不妨多喝几口看看。其实,茶是越泡越有味道的,一次次冲泡稀释了浓度,也稀释了苦涩的味道,而真正的茶香才开始弥漫,开始在喉间不断地酝酿,人也最终在茶的气息中沉醉。”

是啊,人生就像一杯茶,苦涩总会慢慢变淡转香。耐心才会等到最后的幸福,才能真正领会其美好。我又深深地喝了一口。



枝头太平

燕冬亮 摄

立秋后的一个夜晚,朋友相约晚饭

后一起散步赏月。一轮明镜悬空,挥洒下如水月华,皎洁、迷人。月光轻轻地抚着赏月人的身,轻拂着赏月人的心,使人引入遐想,百感萌生。

我喜欢在月朗星稀的秋夜,遥遥沉静似水的苍穹,听北雁南飞落下密密的低语,细细寻觅夜幕里那一颗最明亮最亮的星星,会痴痴地幻想远方的亲人和朋友会不会心有灵犀也在细细地寻觅?

远山如黛,山岚迷茫。楼房、道路、水面,被月光下朦胧的夜色激活,泛起生命的另面光泽。月亮透过树冠,风吹花影动。片片叶子随风伴奏起舞,轻盈、灵动、旋转。

突然,一阵动听的箫声将我惊醒。夜色将吹箫人的影子拉近又拉远,箫声若满天的星光洒满眼角眉梢。吹箫人衣袂飘

# 月下箫声

☆赵黎

然,散落在风中的箫声一缕一缕,时断时续,抑扬而顿挫,三叠九折,如天籁之音,惹人温情潋滟绵长,把人拉出红尘……

箫,音色圆润、柔和,在夜静时吹奏,更显得舒缓、悠远。我曾经如庄子迷醉于梦中的蝴蝶一样,迷醉于古典音乐给心灵带来的震撼,无论身处何种情境,乐声响起,我的心就会静下来。那些在指尖上流淌的音符是有生命的,如空山鸟语,似深涧泉鸣,不由得让人把每一缕

曲音都牢牢抓住。伴着箫声,只见潭影清新鲜约,月光

在水里晃动,碎影错落,晶莹迷离。几个素心人月下闲坐,几盏清茶袅袅。啜一口,心思湿润,物我两忘,尘嚣俗事一一羽化,山水与人生都在这一份清雅中纯洁无暇,静静地融化在诗里。

夜,静静的,别具情调的亭阁台榭、白墙黛瓦和着韵律,一起在月光下闪动辉光。谈及往日趣事,朋友突然爆发的笑声,惊起了一群鸟儿。

箫声再次响起,其声跨过沟沟坎坎,翻越若隐若现的空间,时而温婉,时而高亢,洒在原野的角角落落,瞬间宁静的原

野平添了几多生机和快乐。

乐本无形,而在乐声中我却能够看到山、看到水,看到花前的心绪,看到月下的绸缪。乐中有诗,乐中有画,乐中有情,这情言不出,道不尽,写不清,画不完。

从箫声中抬起头来,身内身外早已被古典音符浸润得一片清明。闭上双眼,坐在苍茫的大地上,静静地倾听宇宙里所有的旋律,静静地倾听我自己的心声。那些前尘往事如遥远的梦的片断,总在不经意间伴着清音,透过尘霾,直达心底,引领我循来路找回曾经心醉神迷的情节。那种感受,无法触摸,无法言说,却真实无比。

箫声突然变得高昂,似乎呼唤着原野里的梨白桃红,似乎挥洒着万千的祝福,我感受着箫声的美丽,感受着自然和箫声的和谐,期待着月光下的静夜无限绵延……

# 鲁山羊肉汤

☆翟红果

冬天来了,对于食物来说,莫过于一碗滚烫浓香的羊肉汤了。一碗羊肉汤便把你的肠胃灌满,也温暖你的心。

我最喜欢鲁山的羊肉汤。喝羊肉汤一般是在早晨,这样一天都暖和。随便走进一家馆子,简单不过如此:三五张桌子靠墙摆着,上面放着筷子、辣椒。门口被烟熏得黝黑黝黑的灶台上,一口硕大的铁锅滚沸着冒着白汽,锅里的羊骨羊杂波涌着,一派热气腾腾,羊肉特有的香味弥漫馆子内外。

“老板,来碗羊肉汤。”“好勒。”一叫一应。很快,一碗热腾腾的羊肉汤就端上来。那汤可是滚烫的,再放上辣椒油、味精、香菜等,热情递到你手中。那香气愣往你鼻孔里钻,直往你胸腔里撞,用勺子搅拌均匀,你会情不自禁深深吸一口,沉沉陶醉在它的浓香之中。夹起一片羊肉,肥腴的入口即化,精瘦的入口微凝。缓缓入口,轻柔酥磨,柔和细腻,爽口不腻,满口生香,惬意中享受着舒畅,满意劲儿就自然写在脸上。

鲁山羊肉汤的熬制很是考究的。熬汤时先将水烧到接近沸腾,羊肉和羊骨头才入锅。汤沸后,用文火慢慢熬制。羊肉煮熟后,用羊骨继续熬。调料是羊肉不可少的,除张良姜外,把八角、茴香、草果和肉桂等香料和中草药用纱布包着放入锅内熬煮。熬得一锅好汤,一条街都香呢。

喝汤也是十分讲究的。汤端上桌,调好汤味十分重要,香菜必不可少,辣椒要炒过的。那香葱或者香菜

漂浮在乳白色的汤汁上,一青二白,似一幅流动的水墨画。有的人什么都不加,就品尝羊肉汤的本味。那味道清淡,不失鲜香。那种香是淡而柔和的,浸染心脾。一碗喝到底,浑身微汗,通体舒泰,妙不可言。

鲁山人好客,一直以来加汤是不收钱的。碗中的汤快要见底时,顾客便大呼:“老板,加汤!”单个“加”字,就把鲁山人的豪爽劲儿勾勒出来了。一锅羊肉汤把鲁山人对生活的热爱煮得热气腾腾。再看坐在那里吃饭的人,一个个大汗淋漓,喝得肚里暖烘烘,身上热乎乎的,好不酣畅!

鲁山有山,有水,青草茂盛,养肥了的山羊,孕育美味的鲁山羊肉汤。鲁山的羊肉汤种类多,因配料、煮法和做法不同而风味各异。但总的来说是肉质细嫩,香而不腻,厚而不腻。许多人开着轿车来鲁山喝羊肉汤,奔的就是那地道的味道。

鲁山的羊肉汤餐馆多,三街四巷,汤馆遍布,满街飘香。遇到家有贵宾,鲁山人会毫不犹豫地带你去街上一家羊肉汤餐馆。喝上一碗热乎乎的羊肉汤,温暖整个肚腹丹田,心满意足,自有一股浓浓的亲情藏在其中。

鲁山人喝羊肉汤,不仅仅是尝羊肉的鲜美,更在于在热闹的氛围中体验人情世故。香辣之味,热烈豪迈,排山倒海,让人能吃出豪气,吃出正气。

每年冬季,我总要回鲁山喝羊肉汤。那汤,唇齿留香,余味悠长,抚慰我的乡思之情。喝后那才叫:得劲!



# 文明旅游

欢乐之旅, 文明先行

轻轻的来 净净的走 美景才能依旧

中共河南省委宣传部 河南省文明办 发布